

## 開放文學 – 推理探案 – 九命奇冤 第二十五回 折毛錐智伯辭陽世 聽童謠制台察冤情

卻說梁天來自從攔輿馱稟之後，雖然領教過智伯，知道蕭中丞已經准了，卻又連日不見動靜，心中未免旁惶，不住的前去打聽，哪裡有個消息？不覺煩悶。這一天又去探望，只見轅門外面，掛著一塊牌子，上面寫著「梁天來批」四個大字，旁邊還有兩行小字，連忙看時，寫道：「爾天來不遵官判，屢次越控，更膽敢告官告吏，真乃刁筆健訟，該打死！該打死！」天來滿肚的希望，看了這兩行字，猶如跌在冰窖裡一般，冷的通身都麻木了。只得再來尋訪智伯。入得門時，只見座上先有一個和尚，天來見有人在那裡，不便提起。智伯指與天來道：「這位是海幢寺高僧，法號東萊，」天來便與相見。智伯又問起今日有無消息，天來見問，先流下淚來，把那批語背誦了一遍。智伯聽說，沉吟了半晌，道：「奇極了！既然收了呈詞，為甚不提審，又不發府縣，又不委個委員審問，單就這樣一批呢？」東萊便問是甚麼事。智伯便把這事的前情後節，略略說了一遍。東萊道：「蕭撫院是個極明白的人，斷不至於這樣。他與其這樣一批，不如當日攔輿的時候，把原稟擲還了，何必多此一舉呢？這裡一定有個緣故，莫非是左右做的弊麼？何不再進一稟呢？」智伯道：「和尚高見不差！除此之外，也再無他法了。」又想了一想道：「不好！他這個批，批的死了，怎樣領起呢？」東萊向智伯取過以前各呈詞的底稿，看了一遍道：「這個容易！今番只把九命沉冤的事，略略帶上一句，詞中卻頂他的批就是了。」智伯道：「我也知道如此，只是領起的兩句……」東萊笑道：「智伯今天也不智了！何不說『情願該打死，該打死，不願含冤屈死』呢？」智伯恍然大悟。當下東萊辭去，智伯就依了這個意思，寫了一紙，交給天來去遞。

過了幾天，巡院轅門外，又掛了批出來，只批了八個字，是「業經查案，毋許多瀆。」天來又去告訴了智伯。智伯又代寫了一紙，領起的是「告為密雲無雨，不得不瀆事。」遞了進去，過了十多天，卻同泥牛入海一般，永無消息。天來只得到裡面去打聽，也不知費了多少周折，陪了多少小心，方才打聽得，末後這張稟拿上去，並不曾批，仍舊發了出來。交代說，將原稟擲還。天來聽了，如冷水澆背一般，退了出來，去見智伯，只氣得智伯雙眼昏花，一言不發。天來看見此情形，不好多說。只見智伯忽然取過所用的一枝筆來，用力一拗，折成兩段，哇的一聲，就吐出一口血來，天來連忙勸道：「這是弟的命運，合當含冤受屈，先生何必動氣？」智伯歎了一口氣道：「我不能代八命伸冤，又累了張鳳，回想從前所學的刑律，全歸無用。都是我誤了梁兄的大事！」說著，又連吐了幾口鮮血，一個頭暈，便坐不住，天來扶他到牀前睡下。智伯道：「梁兄，你前天遇見的東萊和尚，他本來是兩榜出身，同現任的兩廣總督孔大人同年，在刑部裡當過十多年差，前幾年看破了世情，就削髮為僧，飛錫到我們廣東來，現在海幢寺。他向日同我往來，都是討論些刑律的事。為人甚是義氣，我死之後，……」天來忙道：「先生何苦說到這話！這都是我累得先生，過費心血了！」智伯道：「你聽我說，我死之後，你可去求他設個法，他一定可以同你伸冤的，你的冤能夠伸了，我也死而無憾了！」天來聽了，又是感激，又是傷心，又是難過。坐了一會，就辭了出去，到永濟堂去請程萬里，叫他去見智伯，然後自己回行裡去。

不一會，只見程萬里走來道：「智伯已經六脈俱沉，恐怕不能望好了。」天來聽得，格外惆悵。過得一日，人報智伯死了。天來不免去弔奠一番，送了三百兩奠儀。自念幫手的兩個，一個夾死了，一個吐血死了，從此之後，要望報仇雪恨，更沒相助的人了。想到此處，不由得放聲大哭。

這一日兄弟君來從譚村未省，天來因為許久不曾回家，思念母親，便將各事交代君來料理，自己叫船回譚村而去。母子久別，自有一番說話，不必多提。說起那九命沉冤，不免相對痛哭。凌氏便道：「這件事都是我們家運不好，看來這一重公案是無處可告的了。你看張鳳做了見證，被夾死了，這還說是那些狗官貪贓枉法，做出來的。那施智伯呢，不過代你寫狀子，也害得他吐血死了，可見得我們是個不祥之家，你是個不祥之人。你以後也不必癡心妄想，要報甚麼仇了，不要又去帶累別人。」

天來聽罷，默默無言。在家盤桓了幾日，便辭了母親，要到省城去。走到河邊叫船時，忽然想起智伯臨終，說是東萊和尚，人極義氣，可以求他，我今何不先到海幢寺走一遭，碰碰機會看呢？想罷，就叫了一隻小船，搖向河南去，直入海幢寺，尋著了東萊和尚。

原來東萊和尚，正是這寺裡的知客。海幢寺是廣東的一個極大叢林，官場中人，也往往去隨喜。廣東人的口音，同外省人是對答不來的。那一年東萊飛錫到了這裡，那方丈老和尚，見他是個外省人，一口好官話，就留住他，屈他做個知客。當下天來見了他，述了智伯臨終地話。東萊說道：「我出家人，慈悲為本，方便為門，原沒甚不可以幫忙的。但是代人做事，要做到妥當，就是俗語說的『有心送佛，要送到西天。』你如果一定要伸冤時，可住在這裡，等幾天，我才好同你想法子。」天來大喜拜謝，便問有甚好法子。東萊道：「法子你莫問，以後但有人問你時，你便說『因為含冤負屈，無處可伸，要到這裡出家。』無論甚麼人問你，你都照這樣說，我便代你設法。」天來一一答應了。便寫了個信，托人帶到省城，交與君來，說明在海幢寺暫住幾天，行中各事，仍叫他料理。又叫他速把自從縣裡起，至撫院上的呈詞批語，抄了送來，自己便安心樂意，在寺裡住下，卻住了七八天，不見東萊有甚消息。不覺心中納悶。再去問東萊，東萊道：「就在這幾天裡頭，總督孔大人要到這裡來的，那時我教你當面告狀。並且狀詞我也同你寫好了，這一回包你就伸了冤，你且安心住下。」天來聽說，又安心住了幾天。

這一天孔大人果然到了。原來這位兩廣總督孔大鵬，山東人氏，居官清正。因為東萊在俗的時候，是個同年，時常到海幢寺上拜望他。這一道因為到河南去稽查鹽政，順路又去拜望東萊。東萊便讓到方丈裡獻茶，又叫預備齋筵，款待素酒。兩人把酒論心，只談些風月之事，梁天來的冤情，卻一字不提，天來在外面。不住的探頭探腦去打聽，不覺暗暗心急，巴不得闖了進去，大聲呼冤。

只見一個小和尚不過十二三歲，笑嘻嘻的嘴裡唱著山歌進去，走到廊下，便高聲的唱了一句道：「廣州城裡沒清官！」東萊喝道：「有貴客在這裡，快走出去！」孔制台聽了道：「和尚，且慢！他嘴裡唱的甚麼『廣州城裡沒清官』，我倒要問他一問。」東萊道：「這是外面小孩子們胡謔的，問他甚麼！」孔制台道：「這正是童謠，他唱的又關乎我們的官聲，怎麼不問？」東萊便叫那小和尚過來，教他見過孔制台，孔制台就在席上，抓了點水果給他，問道：「你方才的歌，沒有唱完，你再唱給我聽聽吧。」那小和尚便唱道：「廣州城裡沒清官，上要金銀下要錢；有錢就可無王法，海底沉埋九命冤！」孔制台道：「這個歌兒，是哪個教你的？」小和尚道：「我聽見人家的小孩子唱，學會的。」孔制台道：「是新近有人唱的，還是向來有人唱的？」小和尚道「這可不知道，我是這幾天才學會的。」孔制台不覺納悶道：「什麼九命冤？怎的我沒有知道？」東萊故意假作詫異道：「這個案，大人都沒有聞過麼？」孔制台道：「我哪裡知道有甚麼案？這等說，和尚想是知道了的。」東萊道：「我只略知梗概，因為前兩天，有個甚麼梁天來，到這裡說是被凌貴與抄殺了七屍八命，後來打官司，又夾死了見證張鳳。在省裡大小衙門，沒有一處不告到，卻都告不准，因此灰了心，來這裡求我剃度出家，所以我略知一二，卻不知他未曾告到大人那裡。」孔制台道：「這樣說，那人現在這裡麼？」東萊道：「在這裡。」孔制台道：「可叫他來，我親自問他……」

一語未畢，東萊還沒有答應，早見天來直闖進來，對著孔制台跪下，痛哭起來。東萊道：「大人問你話，你不要哭，有甚冤枉，快告上去！」梁天來勉強收住淚，逐一訴說了一遍，又把所抄的呈詞批語呈上。孔制台看完了一宗，問一番話，天來逐一對答。孔制台道：「你且回去，補個呈詞，送到我衙門裡去，聽候傳審，本部堂同你伸冤！」天來叩頭謝過。東萊道：「不必補甚呈詞，老僧已經代他寫好了。」說罷，在衣袖裡取出一紙，遞將過來。孔制台叫天來且退出去，方才對東萊道：「和尚，你今日為甚做這圈套來捉弄我？」東萊笑道：「我做甚圈套來？」孔制台道：「那小和尚的歌，怕不是你編的，要他唱著來引我問話。」東萊道：「此中有個緣故，諾大一個廣州城，難道真個沒有一個廉明的官麼？別人我不知，一個劉太尊，一個蕭中丞，我知道他向來是

廉明得很的，何以這件事，就這樣糊塗起來？我也曾細細問過當日審問的情形，想去一定是瞞了本官，左右的人作弊的，所以天來求我代他騰詞，我不就答應，必要等大人到了這裡，等他當面來告，為的是恐怕遞到衙門，就有許多人上下其手。就讓大人十分精明，也有查察他們不到的地方呀。」孔制台改容謝道：「和尚這番用心，非但替小民伸冤，並且顧全我的官聲，可敬之至！可感之至！」說罷，辭了和尚回去，天來也謝過東萊，趕回省城。

不知此案是否即由孔制台訊結？且聽下回分解。